

纪念

铮铮铁骨铸诗魂

——怀念诗人牛汉 □张同吾

像一棵高大的枫树猝然倒下，带着他91圈生命的年轮；一只雄健的苍鹰飞去远天，带着他不羁的灵魂。诗人牛汉走了，那天我们向他作最后的道别，八宝山的灵堂里摆满了白色的花圈和挽联，没有低回的哀乐，却不断回旋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喜欢悲哀，他一生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生命，迎着暴风雨前行，他在青年时代便喜爱贝多芬的名言：“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牛汉说：“贝多芬聋了以后，失去了音乐家的声音世界，但是他的交响乐是耳聋以后谱成的。真正的声音响在他的生命里，他的广大的音响世界，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生命去拥抱和征服、去创造。”伴着悲壮的旋律，两位朗诵艺术家在朗诵他的名篇《悼念一棵枫树》：“枫树直挺挺的/躺在草丛和荆棘上/那么庞大、那么青翠/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还要雄伟和美丽……”

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牛汉的生命现象和命运轨迹、牛汉的创作现象和诗歌成就，都是十分奇特的。他像天宇间的一颗星辰，长久地被层云翳所掩盖，一旦剥离历史尘埃的云缠雾裹，就显现出夺目的光辉。这是人格力量与诗歌真谛相熔铸的精神魅力，这种精神魅力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与天地共长的。越是拉开了时间的距离，摆脱世俗的羁绊，我们越能深入理解生命的意义，越能理解牛汉诗歌的血肉和灵魂，以及他的存在对于我们诗坛的宝贵价值。

牛汉是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1936年，年仅15岁的他就参加了革命，1942年以发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而在诗界引起反响。从此他便与诗歌结缘一生。他的性格和气质是诗化的，正如他在《三危山下一片梦境》中所写的，“我是一个走路从不回头有河流性格的人/我不相信岸和岸上美好的传说/航海的水手都晓得，大海不相信有岸，大海无边/就是小河也明白岸只呆呆地立在流水的两边/河水的前面永远不会有岸/我是一个憎恶岸冲垮岸的波浪/在三危山下没有岸没有水的命运的河道里/我艰难地行走了好久好久，仿佛走过了一生”。一条奔腾澎湃的无岸之河的诞生是天意的降临，而对于他自己却是不可摆

脱的命定的苦难。那种与生俱来的绘画的灵气和音乐的旋律，就在他的血液中蔓延，他说：“童年时我听到了许多真诚而朴实的响器的演奏和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它像土地、阳光、露珠、微风那样的真实。我觉得人世间确有一些美好的声音使你无法忘却，它渗透了你的生命；它沉重如种子落在你的心上。”于是他伴随着幽幽的箫声开始了人生感悟。箫声是很神秘也很沉重的，箫是接通心灵与遥远世界的通道，就像微细的血管与心脏相通那样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既美妙又沉重的音乐的节奏，是同他的生命律动相契合相统一的，他带着对人生美妙的向往和对世界苦难的沉重感受，开始了青春岁月和人生旅程，并初步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念与诗歌观念的雏形。

他赞美未经雕饰的自然美与美的自然，向往着去拥抱草原、河流、天空和天空上那些可爱的星辰。他确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事业必须和社会生活的法则及其律动，以及推动并支持人类向上发展的生命的激发力结合起来。”同时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一切的伟大是善的，痛苦的极致近于解脱，侵害心灵、压迫心灵、致心灵于死地的，只是平淡的痛苦与平淡的欢乐，只是自私的卑鄙的烦恼”。早在66年前，牛汉便把道德与责任视为诗歌的精神内核，因此他不赞同罗曼·罗兰把《精神独立宣言》比作一株向天空伸展的好看的树，因为“那里没有泥土使树生出须根，如不移植到民众的黑土带，将永不能长青而生，更不会开花结实……”他认为“诗歌不是个人的伤感的狭隘的情感，而是执著中国几千年沉淀、潜在的地火与生生不息的意志，因为他的诗突破了破碎而卑弱的表面的现形迹”；因此诗歌“才成为更有喷发力的泉水”。那时牛汉正值青春韶华，却能以如炬的双眸看到世界的美好与悲哀相伴相随，写出了让人惊魂摄魄的诗句：“鞭子和枪声使野兽奔跑/风暴使古老的森林奏鸣”；“火把失去光彩/旗子都在风暴中被撕碎/行进的歌声没有音响”；“向太阳的有光/向真理的得真理/为了天堂出现，先入地狱”。这一切都不幸被他言中，梦中的天堂还没有出现，他就先入“地狱”了，连同那些染着血色朝阳的诗歌，连同那些爱生活、

爱祖国、爱真理的知识分子，那些有血气、有理想、有棱角、有才华、有个性的作家和诗人都投入了炼狱。从那时候起，诗人牛汉这颗刚刚升起的诗的星辰就从天空坠落了，从此长达20余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岁月，沉于苦难之中，就像他在《坠空》中写的：“从雷劈电闪的高空，/一个带着嘶声的火团，/像一颗闪亮的流星，/向闷热的大地坠落”；“哦，哪里是陨石，/是一只坠空的老鹰”；“老鹰，浑身乌黑/像一块没有烧透的焦炭，/翅羽被风暴撕成烂缕，/爪子还铁锚似的紧攥着，/发亮的眼睛/痴痴地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尖尖的嘴插进泥土/跟仁慈的大地吻别……”历史的真实太值得后人思索，牛汉同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一起在国民党的黑暗中被投入监狱，后来在共产党的阳光下他又被投入监狱，时间是不同的，监狱却是一样的。但他从未怯懦、从未软弱、从未屈服，真正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是中华民族至高至纯的道德操守。

牢房里没有鲜花，他便写出了石头般的掷地有声的诗句：在牢狱里/头发向上生长/骨骼也要向上生长？很多年过去了，牛汉在回忆那些苦难岁月时深情地说：“加拿大有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Anne Hebert），她写了一首诗，说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但有美丽的骨头。我为她这一行诗流了泪。她是个病弱的诗人，比我大7岁，但她的骨头闪耀着圣灵的光辉。我的身高有一米九，像我家乡的一棵高粱。我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就凭着这样的血肉和魂骨，就凭着这样的生命形态，就凭着他对生活深刻的理解，他创作了《华南虎》《鹰的诞生》《悼念一棵枫树》《温泉》《鹰的归宿》等诗篇。这些诗被称为诗之精品绝非偶然，他笔下的雄鹰已成为人格操守的象征和精神力量的象征，鹰的窠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它深深地隐藏在云雾里”，“没有羽绒或茅草，/没有树叶和细泥/全是些污黑污黑的枯树枝”，但是鹰就在这里诞生，“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

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他为什么这样细致地描绘鹰呢？这是他的性格的外化，是他经历了太久的心灵与生命的磨砺之后，才体悟到艰辛的环境才能铸造坚强的灵魂，所以，他敞开心扉高唱：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茫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鹰群激越而悠长的歌声。

牛汉的诗里有许多含着悲壮意味的意象，在这些意象中闪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他是铮铮铁汉，有着不屈的灵魂。即使在极端困难的重压下，即使在心灵滴血的日子，他仍然充满希望充满生活的勇气。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华南虎》是被囚禁而不颓唐的生命的象征，是身陷囹圄而燃烧着奋斗意识的象征：“我看你的每个趾爪/全部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趾爪/是被人捆着/活活地绞掉的吗？/还是因为愤怒/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听说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把它们和着热血咬碎……”由于诗人能从本质意义上理解“虎”的心志，他才能“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那般耀眼刺耳”；他才能听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这是全诗的思想升华与精神凝聚，是人生经验寻找到了最恰切的表现形式，这种成功的艺术表现，首先不是因为他能赋予华南虎以人格力量，而是诗自己的人生信仰、美学理想、人格力量，性格真挚在外界事物中自然地寻找到依托。

如果说构成牛汉气质因素最根本的成分是英雄气质，使他激越而热烈；那么构成牛汉性格基因的本质因素则是朴素和善良，因此他永远以人的属性和品格生活在人群之中，强烈的平民意识使他恬淡而宽容。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出于艺术使命感，莫如说是出于良知驱动下的道德责任感。他从不期许自己的诗流传百代，而要求自己的作品与血肉相融。诗使他蒙受屈辱和灾难，同时诗的正气又使他在世俗纷扰中清醒，诗的魅力与生命的灵光一起照耀着他艰辛跋涉的人生旅程，并铸造了光华夺目的诗的丰碑。

我关注一个人很久了，关注他就关注到澳门龙头左巷，因为那里有座郑家大屋。他在那里居住的时间不长，生命却脱颖而出全新的风光。那是一座潜藏着何等魔力的奇妙大屋？要感知这非凡大屋，先要了解走进大屋的这个人。

这个人叫郑观应。

走进父亲建造的这座大屋时，郑观应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年届不惑的他心中充溢着诸多困惑。时在1885年，郑观应身心疲惫地回到澳门。在外人看来，他不是龟缩，也是蜷缩。的确如此，回望他当时的行迹，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要放弃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优越职位？这个呼风唤雨、财源滚滚的位置，是他用十多年的心血浇灌出的啊。

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科考落第。郁闷地回到家里，即使艳阳高照，他那脸上也是乌云密布。是叔叔扫去了他的满面乌云，让他笑出了三春暖阳。叔叔将他领到上海，带他外出不过是让他开开眼界，万没想到走进行的他一见如故。喜出望外的叔叔来了个顺水推舟，郑观应便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更令叔叔喜出望外的是，不到两年，他连闯数关，跨过实习生、普通员工的门槛，一跃而为揽载宝顺洋行的丝缕及轮船的经理。身兼二职，身负重任，按常理不焦头烂额也疲惫不堪。才不是呢！郑观应举重若轻，要不绝不会还盘下个生丝茶行，捎带经营茶叶生意。

郑观应继续举重若轻，不久就坐上了英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交椅。这一年刚刚32岁，郑观应已登上外企华籍员工的最高位置。总买办绝不只是个好听的名号，据说年薪高达7000两白银。这就够惹人垂涎了，但年薪之外还有津贴，津贴竟是年薪的五六倍之多。郑观应年入银近百万两，那时一亩良田不过6两白银，这些钱可以购买17万亩土地啊！头顶外资名企的迷人光环，腰缠叮当作响的雪白银两，郑观应真是春风得意啊。

可是，就在此时郑观应跳槽了。跳槽也罢，当时的外资企业并非太古洋行一家，换个更高的门庭也未尝不可。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离开买办位置，加盟本土企业。那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起步，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先进技术、经营理念，都需从头学起，成败很难预料。郑观应为啥要干这蠢事？真真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止这一桩。接受大清的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应该就安心了吧，邀请加盟的李鸿章为了让他实权在握，调走原任总办彭汝琼，让他当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试想，自从洋务运动以来，谁曾享受过如此的礼遇？进而还让他兼任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的大权。据说有人统计，郑观应曾经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人称“千手观音”。业内人士谁不刮目相看，艳羡不已？可就在此时，郑观应又跳槽了！跳往何处？跳往中法战争的火线，总办湘军营务。甚而不顾安危，悄悄潜入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侦察敌情，悄悄联络南洋人士袭击法军。这举止简直超出常情，不可思议。

尽管郑观应费尽心力，中法战争还是败得一塌糊涂。最令郑观应头疼的不是国事，而是他自己的事。匆忙撒手经办赶往前线，导致经营不善，这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顷刻间沦为债务盈门的穷光蛋，以致被索债方囚禁在香港难以脱身。好不容易挣脱囹圄，郑观应应该回归商海吧。可是，南海的潮头根本看不见郑观应的身影，他走进了澳门，走进了郑家大屋。这举动更让人不可思议。

再看到他的身影是在1894年了，走出澳门大屋的郑观应带着刚刚杀青的新著《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一面世，就引起社会关注。礼部尚书孙家鼐自己读了还不尽兴，赶紧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自己读了也不尽兴，连忙批分给大臣。很快朝野上下翻印20余次，多达10多万册。在那个年代读书识字的人很少，10万册可真是个炫目的数字啊。

这部书为何能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有人说，《盛世危言》好就好在是一部晚清变革图新的大著，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有人说，《盛世危言》好就好在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开出了一服拯危求安的良药；有人说，《盛世危言》好就好在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拉开了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序幕……真是如此吗？打开书卷，未读几页我就深深受到震撼：“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是啊，要强国必须发展工商，早日致富；必须改良政治，速立宪法。这比洋务派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在那些人只顾埋头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的时候，郑观应倡导速立宪法，提议知识分子参政，旨在打碎礁石，拓革新航道。读到此，我既为郑观应的超前眼光拍手叫好，又为晚清的航船未能驶入这条航道扼腕叹息。设若，那条航船早行驶进航道，直挂云帆，中华民族还会在迷蒙的磨道里徘徊转圈吗？

更令我钦敬的是郑观应提出了“商战”论，指出了军事以外的另一种侵略方式，即经济侵略。在书中他将军事侵略视作“兵战”，将经济侵略视作“商战”，而且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具威胁性。打好“商战”，就要把农耕文明变为工业文明，就要把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就要把传统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这是何等振聋发聩！这百年前的声音穿越时空震荡着我的心扉！此时，我不是替晚清皇帝惋惜，而是为民族惋惜，惋惜无数志士精英远涉重洋、横跨大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却忽略了这深嵌在书页里的声音。

《盛世危言》绝不是“盛世危言”，分明是洞穿世事的“救世诤言”，是面对晚清时局的“危世警言”。可惜，当朝者没有醒悟，终于跌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此刻，我读出了《盛世危言》的主旨：爱国，真正的爱国！爱国，使他抛弃了洋买办的高薪待遇，急于为国家崛起操劳出力。爱国，使他撂下商务赶赴战争前沿，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为胜利艇而走险。爱国，使他顾不得债务重荷，急于伏案走笔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谏自己的远见卓识。

至此，谁还敢说郑观应的举止不可思议？至此，谁能不关注郑观应获得新生的郑家大屋？

那是一座具有何等非凡的大屋，为何郑观应能在此写出洞穿世的华章？郑观应曾饱蘸浓情写下这样的诗句：“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依家正信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好一座美妙的大屋，郑观应就是在这里浴火重生，成为一位跨越时空的文化名人。

这更激起了我的向往，去澳门，一定要见识见识这座非凡的大屋。

非凡的大屋
□乔忠延

秋 湖

□张荣辉

像一双蝴蝶飞过花丛 在追逐
树上飘下的那片金黄
玲珑般的笑声 如珍珠
撒落在湖中
与碧波一起荡漾
孩子那双眼睛
透过天空 把童真
挂在云柳梢上

总有一些晚上
湖底不只装满星星
秋虫声里 也会
升起一弯月亮
总有一些早上 春雨
会融去湖面的冰霜
四周已百花盛开
紫荆挺着秀枝
藤蔓缠着丁香
滴翠的绿叶
把春水染得剔亮
那时 也许飞过的燕子
望着湖里的云彩
还记得曾经的秋凉

又一片叶子飘落湖上
缓缓的 碎了水的静谧
撩了湖的惆怅
徐徐散开的涟漪
撕去满天的云彩
翻看被遗弃的时光
枝头不尽是青色
日子已变得金黄
衣襟被风悄悄掀起
秋水被染得苍凉
叶子落在湖上
心 却还在天上
就像岁月不小心滑倒
在湖上写下满天的忧伤

岸柳下的蓑衣 随着风
斜抹一身云霞
留下一舟诗行

忽明忽暗的烟斗
默守着湖的宁静 安详
每一条涟漪
都划过那片云彩
在脸上刻下道道沧桑
高垂的钓竿
抛下岁月的分量
每一次跳动 都会牵起
沉浮不歇的思想
轻拉钓钩 拽起的
不仅仅是淡去的夕阳
走过柳树的少女
披一肩秀发 就像
柳荫披在湖上
眼里的那泓水
比秋湖还要幽长
牵着孩子稚嫩的小手



第204期

- 现场 套娃与游神(中篇小说).....舒文治
寻找失去的灵氛(创作谈).....舒文治
方法与存在——简评《套娃与游神》.....刘恪
新锐 主持人语.....谢有顺 李德南
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陈再见
少年心事与诗人情怀.....蔡东
身份焦虑与记忆病症.....唐诗人
小说 刘利汉择婿史(中篇).....潘东升
隐形凶手(短篇).....衣水
诗语 小说二题.....余红
诗魂.....李静民
一些人 一些事(组诗).....刘起伦
漫笔 有些话只写在流水上(组诗).....王丽君
那些孤独.....李娟
黑夜擦亮星群.....向迅
艺苑 湘楚文化精神对湘籍女歌唱家的影响.....汪琦 蔡霞
花鼓戏转型经历对湘籍民族歌唱家的影响.....崔思惠
- 社长：谭仲池，主编：江学恭，执行主编：王海滨。主办：湖南省文联。邮购地址：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27号。电话：0731-84582637。邮发代号42-31。半月刊，全年价312.00元。



中山文学院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大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zs85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广告
华杉小说 哭泣的夏天.....华杉
付秀莹小说 五桂河.....华杉
小年过.....付秀莹
刺.....付秀莹
杨晓升小说 身不由己.....杨晓升
李学辉小说 拉太阳.....李学辉
打春牛.....李学辉
吉译文 伴奏(五首).....林幸谦
繁茂和盛开(十首).....马叙
浮世集.....马叙
自己的远方(十三首).....唐春燕
风景(四首).....韩春燕
空镜头(四首).....王晖
中国经验 李佩甫：写透中原大地——50后作家访谈录之七.....李鲁平
姚鄂梅：回望八十年代——60后作家访谈录之七.....周新民
滕肖澜：“只有平视，才能看清人的眼睛”——70后作家访谈录之九.....张丽军
作家手记 编余琐忆.....徐兆淮
封面、封二、封三 当代文学名家：徐兆淮
底 徐兆淮作品 刘醒龙
扉页题词 刘醒龙

芳草
文学杂志
主编：刘醒龙